



【在路上】

万松浦的春天

□张华亭

无论从节令上,还是从视觉上,我都能感受到,万松浦的春天来了。

从书院学者楼下的草坪看,这些天已经露出了一丝绿意。特别是书院池塘旁边的那几棵柳树,业已呈现出很明显的绿意。从去年入冬以来,它一点点褪光了树上的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大大小小的树枝了。再看池塘旁边,落下一层层枯黄的叶子,池塘里也落满了柳树叶,漂浮在水面上,将水面覆盖住。最冷的时候,除了几棵松柏,几棵冬青还顽强地显示出绿意,所有的树和植物都进入了休眠期。

书院从二月份开始安排轮流值班,回想值班时白杨树、法桐、桑树以及其他树种还无一点发芽的迹象,短短半个月时间,也就是三月初吧,我突然发现草坪内的草有些绿意了,池塘旁边几棵一搂粗的大柳树枝头抽出了嫩芽,绿中带黄的嫩芽。好像刚刚冒出来一样,在微风中左右摇摆,两只喜鹊正在草坪内觅食,不时飞到不远处的水杉树上。书院里的那群鸽子,几乎每天都到草坪内觅食。

虽说立春的北方还有倒春寒,但历经冬日的蛰伏,天气开始逐渐回暖,万物渐次复苏,“柳色早黄浅,水文新绿微。”差不多每年这个时候,一些植物就悄悄绽放出不起眼的鲜花。先是荠菜,开出了白色的小花,接着是婆婆纳,开出了淡蓝色的小花,还有一些植物,也把自己的花骨朵努力地膨胀开来。其实,在冬天它们就开始积蓄力量,准备萌发了。现在,荠菜开花已不是星星点点了,而是大片大片地开,几乎每一棵荠菜的细茎上都挑着一朵小花,春天的气息,就透露在这些颤巍巍的小花上。是的,大寒已经过去,春天即将到来。

“雨水”过后,书院里的迎春花开得正旺。“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这些金黄色的小花,仿佛将军肩上的将星,缀满了整株枝蔓。几棵梨树也满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一株胳膊粗细的梨树上,有几百个花骨朵,似乎马上就要开放了。过了几天,所有的植物都会开出鲜艳的花朵,万松浦最美的季节就到了。

池塘是去年秋天重新清理的,挖了淤泥,新换了池水。夏日,池塘旁边的柳树倒影就会投放在池塘内。还会有一些水鸟到池塘来戏水,有一种高大的灰鹤来池塘啄食小鱼。“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书院的半亩方塘里,活水来自于对精神世界的人文坚守。

耸立在草坪旁柏油路边的两排法桐,默默静立着,似乎还看不出春天带给它们的变化,树干既不泛绿,又无新芽展露,看上去还依然对这个春暖乍寒的季节保持警惕。法桐树上,还悬挂着去年的球状果实,被微风拂动着,煞是好看。不过,你仔细看,会发现芽尖上微微鼓起的胚芽。路旁栽种的法桐为行道树,到了五六月份,异常美丽。

见到迎春花开,见到柳树叶泛绿,便知这就是早春了。此时,白杨树,法桐,洋槐树,栾树,桑树,苦楝树,白蜡树还都在期待什么,而柳树最早用绿色来报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二月春风这把剪刀,虽然无形无踪,但你仔细谛听,会听到窸窸窣窣的剪刀声,在时间的春风里剪裁绿丝绦的声音。柳树生北国,春来发几枝?柳树垂下的枝条里,终有千枝万枝吧。

这个春天,有一大半时间是宅在家里的。因为新冠病毒,因为一场瘟疫。“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现在,时令已过“惊蛰”,想必这春风会乘胜追击,催开一树的花骨朵,让人看到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看到疫情后的春水浩荡。当那一树的繁花迷离人眼时,这应该是万松浦最美的春天。

【窗下思潮】

不见“读书堂”

□刘爱君

闲翻旧书,读到宋代范纯仁写的一首诗——《张挞侍郎读书堂》,“三纪仁皇侍从臣,当时文学动簪绅。高明已入儒林传,旧室长存历水滨。岘首空留王粲宅,香山犹识白公真。他年遗迹应无废,不坠诗书世有人”。

张挞何许人也?别急,先了解一下诗的作者范纯仁。乍听名字,大家可能耳生,但提起他的老爹,却会如雷贯耳,那就是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的北宋重臣范仲淹。范纯仁是他的次子,人称“布衣宰相”,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后来也拜了相。如此一个位高权重又出身名门的人却在诗中对称张挞如此推崇,看来张挞绝不简单。

宋代文坛宗师欧阳修有一首诗,也是写给张挞的,读了你会更有此种感觉。其诗《西湖泛舟呈运使学士张挞》,光看题目,一个“呈”字,就能让你感受到人所敬仰的欧阳公对张挞的尊重与礼敬。此外,当时还有其他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也与张挞交好,暂且不表。

细读范诗,可以看出张挞其人很得皇帝倚重,又有很盛的文名,并在当时就已经被写入传记评说;而且张挞在泉城济南历水边上有一所名宅,这所宅院也非常有名,可以和“岘首诗人王粲宅”以及洛阳香山白居易的白园相媲美;诗人想象着多年以后张家宅院会依然存在,因为张家后人将世世代代保持着诗书继世的家风传统。

那么张家的旧宅到底在哪里呢?说来就在省府济南东边的王舍人村。前不久,因工作来到王舍人办事处,几所学校的人相继介绍说,当地人很重视教育,学校都是由各村共同出让土地,集凑而成的,所以校园面积大,也都很规整。很自然地,我就想起了历史上的张挞以及张挞宅。

在北宋,王舍人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高光。这个村里,有一家先后出现了两个龙图阁直学士,并有多位在当时响当当的人物与它发生过直接联系;一个普通的村落,备受瞩目,并被寄予厚望。

查阅史料,我们知道“龙图阁直学士”虽不是实职,却是荣誉极高的官职。有宋以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名臣获此官职。现在确切查到的有范仲淹、苏轼、张叔夜等几个人获此殊荣,即便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龙图,人们都怀疑系伪称未经实授,其他如王安石、欧阳修、韩琦等人没有,而张挞一家就有两人获授此职。张挞外,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张揆,在当时名望地位比他还高,学问精深,谙于世务,官至右谏议大夫,获进龙图阁直学士,曾任皇

帝侍读。一门俩龙图,这可不是“幸运”二字所能解释的,这一点就连当时人所欣羡的“三苏”的苏家都做不到。

话到这里,转入正题。张挞兄弟因为道德文章受世人所重,众多人物路经齐州(济南)时,都要到王舍人去探望慰问他们,比如时称“临江三孔”的孔武仲孔平仲二兄弟,还有苏轼兄弟。熙宁六年,苏辙任齐州掌书记,次年,张挞过世,苏辙作《张文裕侍郎挽词》诗悼念他;熙宁十年二月,苏轼来到齐州,亲往吊唁张挞,作诗《张文裕挽词》说:“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泯除”,并郑重题写“读书堂”三字,鼓励张世后人承继家风,读书传世。

“读书堂”三字,既是对张氏一门重德行精学问的赞许,也饱含着对故友后人的殷切期望。我们知道,当年苏轼的文章书法名倾朝野,能得他的题字,可是一件难得的事,相信当年的张挞后人必会珍而宝之。想当然,他们会将三字刻于石碑之上,郑重立在家塾内,时刻鞭策家人;只可惜,人世有代谢,世事无常期,不知在何时,“读书堂”刻碑就被掩埋于地下了。500年后,明万历年间有人曾挖掘出苏轼的“读书堂”碑,据说为了保护它,人们将其移到了府城文庙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读书堂”三字只是不知拓于何时的拓片而已,也好!

综合上述,我们能得出一个信息,张家文风很快就远逝了,然而在当时,苏轼的“读书堂”题字,却影响深远。元丰三年(1080年)王临知齐州,亲到王舍人村张挞家并作《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诗,刻碑留存;元丰四年(1081年),范纯仁知齐州,又作了《张挞侍郎读书堂》诗,亦有刻碑。

从现有的史料可以看出范纯仁和张挞应该是交往密切的好朋友,作为好朋友,范纯仁在自己诗里自然而真诚地流露出对张家后人深刻而厚重的期许,他想象并期望着老朋友张挞一门家风永续,世世代代人才辈出。

当下,王舍人区域的旧村改造正如火如荼,地形风貌早已是难觅旧时踪影。据说,前几年还有两块与张家相关的碑刻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有见过的人拍下了图片,细加辨识,其中一通赫然就是北宋元丰三年齐州知州王临的《题故龙图侍郎张公旧隐读书堂》诗碑,而另一通则是清光绪年间的《重修读书堂记》碑。由此得知,虽历经千余年,“读书堂”还是时常被世人惦记而重视着的。

掩上诗卷,我沉思有顷,对着范公画像喃喃自语:“读书堂”刻碑不见,诚可惜;“读书堂”屋舍不存,亦可惜;然而“读书堂”的精神却没有断离。范公,请听——春风起处,二张故里的读书声正琅琅而起。

【诗意人生】

一块糖

□鲁北

乡村是我嘴里的一块糖
那些蓝天,那些白云,那些河流,那些庄稼,
那些树木,那些野草,那些鸡鸣,那些犬吠,那些猪哼,
那些羊咩,那些牛哞,那些马嘶,那些驴哞
都是一块糖

这块糖

我一直含在嘴里,它就是一块糖
后来,我进了城,慢慢地,它不再是一块糖
成了我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幸福,或忧伤

【人世间】

春,徐徐醒来

□孙彤

惊蛰那天是四姨的三七忌日。

母亲在一个极其安静的午后接到学东表哥打来的电话——四姨因心梗猝然长逝。母亲陡然色变,失声痛哭。我第一时间想到逐级请假,赶回老家奔丧。稍后,母亲冷静了些许,说我们回不去的,不要再请假了。

接连几日,母亲要么卧床不起,要么悄无声息地就出了门,我远远地看着她驮着自己的影子在孤寂的阳光里慢慢地走,慢慢地走,渐渐地走成一个点。我知道她想找一个角落卸下她的悲伤,我失去了姨母,她失去了姐姐,她的痛苦我却没法替她多扛。

上个月,母亲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恢复尚可。就一直念叨说过完年,把同样患有眼疾的四姨接到北京看病,谁知竟成了永远的遗憾。最遗憾的是四姨走得如此突然,连一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们。懊悔、疼惜满满地充塞在胸臆间,只能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彼此隔空呼唤。

四姨生前买好了墓地,所在的单位有治丧委员会,四姨走得仓促却不冷清,这也让我们稍稍心安了些许。

四姨入土的那个清晨,大地还浸没在暗沉的底色里,欲曙的天光像一面蒙尘的古老铜镜,带着斑驳的锈痕,想着此生亲人再不能相见了,我泪如雨下,往日的回忆虚幻又真切地涌向了,我,多么希望好多事情都是一场幻觉,比如新冠疫情,比如四姨的离去。

这个春天一点都不柔软,透着冰冷而坚硬的质地,楼道里充斥着经久不散的消毒水的味道,人和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时候迎面走来一个人,戴着口罩,也辨别不出是谁,索性低下头去,不再打招呼。在这样的坚硬中却有一种莫名的力量生出,从那横挂在树杈上的横幅中,从背着消毒药筒的战士的脊背上。

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惊蛰之后,万物开始复苏,此时此刻,院子里的各种花儿都还没有开,即使开了,也只能远远观望而不能走近感受它的芬芳。我们还都被禁锢在原地,过着黑白照片般的单调生活。日子连着日子,像茫茫无际的海面。每天的日出月落分毫不差地落在院子里,制造着雷同,但也催促时光的脚步不复停歇地朝前迈着。

春天已经在徐徐走来的路上,嫩芽会在阳光中如火如荼地长出,不久百般红紫斗芳菲的喧闹就会覆盖现在并不怎么美好的寂静。

远远地看着那些全副武装,忙忙碌碌的战友们,突然觉得和他们血肉相连。